

楚

辭

新

集

註

楚辭卷二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 悔翁著曾孫 來泰錄

西泠 受業曹兆裔校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間、

言不能盡借酒杯澆塊礪言在此而意實在彼
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之外千載下令人思
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托而寄託非賦
比興也三閭九歌即楚俗祀神之樂賦賦性情
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其賦比
君其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
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
以娛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
詩以至漢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

可奏也。何也。寄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劔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選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練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誠敬以迎神也。

今椒漿揚杓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席兮玉璵。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瑤美玉璵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待合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國語燕有肴蒸是也此言以蕙製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揚與杓擊鼓拊擊疏通而不滯也即朱絲疏越之疏緩紆而不迫禮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彈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名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陳列竽笙類三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器浩倡洪大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止言瑟竽舉二者以見餘

耳故曰沿偏言
備極音樂也

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霏霏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紛盛貌繁衆君謂神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

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大
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
竭誠盡敬以迎神神鑒誠敬降而欣說安寧以
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而人君自鑒其誠
之意寄托言外可想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芳芷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翔遊兮周章

靈雲中君連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光爛天上無已時蹇詞憺安壽宮者神天卜人居處尚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類相從也易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題也帝謂上帝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焱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神一降即焱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兩河之間曰

冀州有餘所望之遠不止一州。穹極言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翔遊則尊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慙慙。

夫君謂神記曰夫夫是也。慙慙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

子慕君之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
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
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舜陟方死於
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
有廟夷猶猶豫言既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
洲中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爲何人
而留也要眇奸貌修飾沛行貌遙望而見其如此
又似欲行也吾爲主祭者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
之甘舟而來令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似欲來而猶
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
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
言我之吹簫非湘君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涿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駕龍者以龍翼舟。遭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有君山。拍搏壁網。縛束蓀香。草橈。艇小楫。涿陽。江碕名。極遠。浦水涯。揚靈者。竭其精誠。極至也。嬋媛。見騷經。潺湲。流貌。隱痛。君湘君。徘徊。側不安也。遙望。見其駕龍而北行矣。猶幸道經吾之洞庭。故蕙綢蓀橈以候之。又於江碕望之。橫截大江。揚精誠以感格之。我之精誠無盡。至於如此。湘君侍女。乃嬋媛而爲余太息。侍女鑒其情誠。而湘君不鑒。故思之。而至于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擢。兮。蘭。世。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

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擢。揖。世。船。旁。執。桂。蘭。取。其。香。斲。斫。采。搴。皆。手。取。也。
薜。荔。緣。木。生。美。蓉。荷。花。生。水。中。瀨。湍。淺。淺。流。疾。貌。
翩。翩。飛。疾。貌。言。乘。舟。遭。盛。寒。斲。斫。冰。凍。紛。如。積。雪。
其。難。如。此。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
今。求。之。木。末。其。相。左。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
則。易。絕。其。不。能。強。合。又。如。此。我。舟。方。在。石。瀨。淺。淺。
中。湘。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乃。歎。凡。交。不。以。忠。
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財。告。我。以。不。暇。宜。乎。湘。君。
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鼉騁鶩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鼉早騁直馳鶩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周旋也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見離騷逍遙容與皆遊戲閒暇之意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湘君既不可見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採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於萬一而今日之遇道經洞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失不可再得惟有從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竭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涕、至云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曷何爲兮木上。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曷眇眇、目盡也、愁予者、爲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一篇、主句、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

波而木葉下矣。記時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洪波耳。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騁望。縱目。佳人。謂夫人。張陳設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蘋水草。魯魚網。兩何字。怪異之詞。言既與佳期。夕張矣。所見之物。皆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子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沅澧。皆水名。芷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澨。水涯。說文。澨。埒增木邊土。人所居者。言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

聚言耶。思之之切。至於荒忽而起望。但見流水之
潺湲。於是朝馳千馬。至江臯。夕濟西澨。迎之所見
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當在麋何爲二句
上。此倒敘法。嫌與登嶺四句複也。兩次遠望。所見
皆失其所。疑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猶楚人
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
以芷叶子。以蘭叶言。
又隔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
愈生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
荷蓋。蓀壁兮紫壇。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
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爲

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葦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
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
雲。

佳人謂夫人偕俱遊。往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子
乃欲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故築室水中以迎也。
葦集。葢覆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
菊布。蘭木蘭。椽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
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
迎春。楫門。戶上橫梁。芍白芷。葉罔結。結以爲帷帳
也。在旁曰帷。擗折。折蕙以爲屋。樓聯鎮。壓坐席者
也。石蘭。香草。疏布。陳縹。縛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
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合百草之花以實庭
中。積芳馨以廡其門。總見水中之室。芳潔如是。所
謂夕張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九嶷山神。
續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子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央以迎湘夫人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

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襟。襟襟。捐袂遺襟。即捐袂遺佩之意。然袂佩貴之而袂襟親之也。江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答責之

意此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終望其合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爲神將降也吾主祭者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降而往迎也飄風回風東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此節初迎神也

石翅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啓總總兮九州何壽

六合在子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同翔盤旋空乘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

此節言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然天下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遠導。帝之兮九坑。康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齊遠導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導。崑崙崑崙。九坑者。周禮崑崙。九之通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崑崙。崑崙。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三山。崑崙。

閭霍山恒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已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器宇內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卒其陰陽所爲也。

折䟽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踈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疏麻神麻極窮寢漸疏遠也麟麟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

使已延望而怨思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以命兮有當孰離合
兮可爲。

無虧。保守志
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孰可爲者。或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太司命之所能爲。而况人乎。但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

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爲其知安命矣、

蘼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襲、及上四句與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蓀、猶人以用、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哉、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于何以愁苦二句。此亦上二句與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于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倏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幸其有意願已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別離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徠。臨

風愜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愜，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愜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愆長劍兮擁幼艾。蓀

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旒以翡翠羽爲旒旗撫掃除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懲挺拔之意弘少艾美好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爲民所取正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爲民之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况兮浩歌

亦復何益，惟望其登天之後，不負目成之好耳。
暎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兮既明。芒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怡長太息兮
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羗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
暎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檻楯，扶桑見鬚經
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
馬以迎之，而夜即明也。輶車，龍形曲似之，故以
爲輶。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
上時，太息低徊，若有顧懷者。言
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即出，而音容之盛，已令
觀者忘歸也。

絃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鏞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媵。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絃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吹簫懸鐘磬之木瑤簫以美玉爲飾鏞竽樂器名鐘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翽小飛輕揚之貌曾舉又翽飛言巫舞工巧翽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亦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抗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駢翔杳冥冥兮以

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必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操弧舉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撰持兩余字皆祭者自稱杳

深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
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
漢志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
明喻其赫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勲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駢螭

女指河伯河爲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繡
胡蘇簡潔鈞磐高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

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衝逐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微乃居水中而不出河也龍堂以龍鱗爲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鼃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大驚為鼃、逐從也。予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言一交手而即去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指河伯予、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子兮藉窈窕

香帛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子謂主祀之人予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爲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子之窈窕而祀予予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素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思也。子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即上蘭桂之類幽篁句山阿之僻遠險難句山路之崎嶇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裝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子。

表標也。晉語置茅莩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雲在下。羣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已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已久矣。然子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晚。孰有再設華筵以留子者乎。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芝草。公子。即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已二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于也。歲宴而猶不華。

予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至於忘歸，轉念公子，非不思華子，但不聞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栢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子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猿狖屬離雁。颯颯秋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鬼景也。歲既晏矣，果不華子矣，故思之而無已也。三句中無鬼字，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徒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

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
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
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
兄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之所而卒不能
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也。知公子之思
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
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
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爲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短兵刀劍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蔽日若雲狀敵人之多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騃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持撥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

原塹虎

凌犯躐踐殪死埋輪繫馬示必死也撥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嚴威嚴殺猶言塵戰痛殺

棄原塹骨骸棄於原塹也言已達值天之怒怒
令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
忘喪元
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
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凌雄
通韻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
操吳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離而心不悔四句追述
其生前出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
後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
犯神以靈言其魂必靈而不滅也毅爲鬼雄者毅
然爲百鬼之雄杰猶言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強，忠義報國，死爲鬼雄，宜享祭祀於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秦敗，屈匄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衆樂而息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媵，好倡首，一人爲之倡而衆和之也。容與，態度從容，成禮者祀畢也。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

可想而
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永久不斷也終古已見繫經祝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祝楚之長存也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詞祖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爲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

與本文不合存之以俟高明

此篇以神之尊卑爲敘次、今二氏水陸道場、諸神合享、鬼王另標一幡、即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亦在焉、楚俗分合未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闋之作、則合祀也、夫借酒杯、澆礪塊、落墨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抑亦末矣、

楚辭卷三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殪醢，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歎及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尚欲搔首一一。

問之而况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遠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在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

何自稽考而知
其溷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昔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又
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又
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莫知其門此
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闇謂日月星辰溷沌初開時按說文二合天地
人之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其數
三也言溷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爲乎陰陽
變化天地以物生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三與參
同謂陰陽
參錯亦通

此節問溷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圓謂夫形之圓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惟

茲九重何人初作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涯

幹說文曰較端杳則是車較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轉者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較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濶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關乎言西北不虧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圓則九重者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言天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敵

沓合敵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乎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敵列乎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次舍汜水涯書云宅嵎夷曰湯谷即湯谷也兩推云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朝出湯谷夕入蒙汜自朝至夕所行幾里乎

此節專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
生○月○有○何○利○而○顧○菟○常○居○其○腹○乎○顧○菟○月○中○兔○名○
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闕顧兔沒隋表慶和湯帝月
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禮
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魄則又善於下
顧故古怨歌云笑笑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
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
顧兔俚語云視顧兔而感氣於顧上又加看字加
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當顧兔
取則顧字不屬兔此就九兔言而以証顧兔誤矣
古人引古事各自爲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顧
頤曰下上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鶯斯斯字
本助辭故曰夷斯曰柳斯而斯螽斯又作螽名
類可見也 愚按顧兔二字起於天司前氣出處

照後之用二字皆木天照又字書顧回視也思念也着也語辭也則作兔名解固通作春戀意解亦通

此節專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節與上下文不全錯簡也當在後文人物條內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闔閉戶開闔戶角亢東方星代東方二字也旦明曜靈日何所開闔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矣

精光乎

此節專問晦明也。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治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鮪事見尚書汨治鴻大水師衆尚舉僉衆課試也。問鮪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問天上事即當接問地下山川人物乃先問治水者不惟水平地成始顯山川人物且文法太直故略用一間論者以爲文無次序試看離騷經與遠遊諸篇用東西

南北皆此法也。

鴟龜曳銜鮪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鮪陞洪水傳云鮪障洪水國語言其墮高溼異詳其文勢似謂鮪視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程子曰今河北有鮪堤而無馬堤通志堯封鮪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與徒役作九

仍之城。又淮南子鮌作三仞之城。諸侯悼之。史籍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曳銜之法。鮌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功。帝何爲而遽加刑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

永長遏猶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禹鮌子腹懷也。詩出入腹我。鮌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鮌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法云。鮌障洪水而殛死。禹能殛鮌之功。史記云。禹傷父鮌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鮌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鮌之道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竄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墳擅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汎濫禹何用竄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盡舉而墳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爲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鯀既竊息壤矣又何叟銜之營爲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乎

此節問鮪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鮪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陸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憑，盛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爲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爲而極深。百川日夜東流，而東海何爲不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行幾何

脩長墮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圃見豎經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刀切平聲說文雅也增韻脊骨盡處問崑崙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今安在乎縣圃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放豈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又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爲近問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故是何氣而長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及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何光焉同一大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何也

問何爲而有所冬暖何爲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灑灑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記淮南水經註諸書不須更引

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尋

馬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石有五色笋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笋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石本不能如木成林今何爲而成林獸本不能如人能言今何爲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延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噓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載

鳩蛇屬爾雅云博三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招
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
死之人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
屨言之長人國語山川之守足以網紀天下者其
守爲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
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魯長我今爲大人客曰人
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七十之數之極也註十之
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言雄虺何
爲而九首往來儵忽果何在乎不死
之人生何所乎所謂長人果何守乎

靡

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蔓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
崑崙之蘋蘋即萍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萍沙
國其地產萍即靡萍王巾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
草千計是也沈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
而四照八詠詩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芽之三脊皆
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皆仙草可知梁元帝爲

妾以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敬曰夜珠昔往陽
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竟以九衢為水
中之草矣按字書萍作萍非本字也又蘋大萍也
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泉而赤花以上二者皆
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乎山海經有蛇吞象三
年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能吞之其蛇之
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
明靈池黑水玄趾因黑水所流原名玄池故記載
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
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素問曰真人壽故
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
聖人形體不斂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言黑水三
危皆在何處乎蒸露皆可延年其壽將何所止乎

鯪魚何所。魋堆焉處。羿焉蹕日。烏焉解羽。

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魋雀。食人。按字書。鵠音堆。雀屬也。魋堆。即魋雀也。歸藏易云。羿蹕十日。說文云。蹕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註古之諸侯。非有窮后羿也。春秋元命苞。二足鳥者。陽精也。問鯪魚。魋堆皆在何處乎。羿何能射日。烏何處解羽乎。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

降下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文字音義云今巨州當塗也呂氏春秋曰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竟因使省察下土四方是禹志在治水而不在後嗣矣馬得彼衾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鼯飽

朝脩

閔憂也左傳嘉偶曰妃說文嗜欲喜之也四日而去猶人皆一日三餐而禹獨以鼯飽爲快也問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乃四日而去與人之三餐不同而獨快朝飽又似不以繼嗣爲念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狀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登

益禹賢臣，作爲后君，雜遭變憂，惟居謂居禹之喪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故是代益作后。益卒不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繼太昊，高陽繼金天，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相禪而益獨難，憂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之拘執爲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皆歸

姓相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疾行，窮窮，猶極也。后君，有爵土之稱，書稱后，夔后稷是也。革，背也。益烈山澤，禹平水土，是禹益之行，皆歸至極，又豈有害於其躬者，乃民卒背益而歸，故惟禹之德獨播降於衆，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九辯九歌，已見豎經。山海經：夏后開土，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朱紫陽云：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屠母，淮南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

自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

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
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即化石也問啓夢
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繼禹之後是克
勤之子矣乃屠母而至於死分竟地何也
以上問禹故父子相繼之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革更孽憂也傳曰
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
又夢與雒水神處妃交問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
荒淫革夏民之憂矣而又射河伯妻雒嬪荒淫尤
甚何

馮珧利決封豨是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滿言引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
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問也以象骨為之珧著

右大擘指以鈎弦開溢也封大豨豕馬融費成
抃封豨是也膏脂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元
付以神射乃獻豨膏
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歟華而交吞揆之

寒浞見豎經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
人對議也歟華禮所稱貫華之歟左傳所謂蹲甲
而歟之徹七札馬首口有力也吞滅揆度也罔突
浞自惑純狐之女而又謀殺羿以彼后羿之歟華
勇力疑無敵矣而其衆
乃交進而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
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
逐帝相徙於商邱依對灌對鄆氏據地志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東商邱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

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對灌對鄂。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邱二對較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大康仲康帝相皆依二對。又汲古文云。太康居對鄂。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鋤。窮有窮國也。巖古險字。如傅巖史作傅險是也。越過也。問羿自鉏還窮。其險亦無過於鉏者。而急於西征。爲浞所滅。何也。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鯀也。以鮌之殛化爲黃熊。是已死矣。而巫又能活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野。卽此類。

以上皆問羿浞亂夏之事也。末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與菰同。并。並同。卽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脩盈。長滿。營。經營。播種也。莆藿亦云種者。猶逸馬書所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禹平治水。

土播種百穀其功大矣宜其益父之愆乃鮪已進
之羽山而惡聲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
名何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
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
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
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
問王子化蜺茀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藥而
不能固臧何也王子得天道從
橫之仙術乃死而化鳥何也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萍萍醫雨師名號呼與起也問萍醫號曰雨師何
以能興雨乎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鹿有

何德膺受
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擊手曰抃、例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曳舟而陸行也、遷、移、即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弄盃舟、問龜負山而舞、何以能不陸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泥之子、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隕、墮、女岐、即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父、岐

頭以爲澆因斷之故云易首親以逢殆指遂犬隕首言也問少康欲殺澆而誤殺女岐則澆既甦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此

湯本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問少康以一旅而與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代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此肆情而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寬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閔憂無妻曰鰥。姚舜姓問舜孝如此，父不爲之娶，何也？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蒞醫何以能與兩神鹿，何以具異體，鼈何以能負山而舞，豕何以能陸地行，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與夏桀，何以伐蒙山而爲湯所殛，舜何爲不告而娶得堯之天下而爲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萌，牙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成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瑤臺，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盡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也。廢

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姁，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无命苞云：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爲帝，言務也。

所立則爲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何道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道而尊尚之。如此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曰七十代。其體如此。問誰所制。匠而圖之乎。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媧媧則女媧創帝。然帝又創女。故並著也。是登者帝之始。媧者女帝之始也。上古立國。名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娥。后稷本有邰。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也。說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騷所謂終古。南嶽是止，秦伯仲雍采藥南嶽，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秦伯仲雍采藥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荆蠻，爲勾吳耳。孰能期料其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勾吳以終古乎？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秦伯至荆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於秦伯，前此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化，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問以割烹之人，極其卑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致

帝謂湯繫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城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羣黎百姓問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道而天下衆民乃大喜悅何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城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馭下而生商者謂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問嚳何爲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爲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主父謂禹戒善也終弊者故初有天
下有扈首亂是竟爲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
倒句猶云牛羊牧夫也。蓋有扈初爲牧豎然後得
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
不著名者如綠鵠飾玉會鼉爭盟不魯著伊尹武
王也。問故備持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而竟
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衍云。訛夏啟
於甘澤兮。賜帝典之首傾。猶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
階七旬有苗格。干盾協合時是言舜以干羽合是
舞於兩階而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
世紀舜長六尺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維
書靈準聽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楸懷神珠問
舜舞干羽於兩階而何能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
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當懷憂癯瘦何反
肥盛若斯乎。前懷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故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其命果何所從出乎

恒秉季德馬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流

季德帝嚳之末德也越絕書曰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未從乃飾犧牛以事荆伯荆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誠心往營班祿者謂分之荆伯也不但還來其獻牛非尋常往來之禮也問湯恒秉帝嚳之末德自然當有天下而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微遵迹，謂紂遵夏桀危亡之迹，桀以妹嬉，紂以妲己也。有狄，謂簡狄，稟安也，謂簡狄在天之靈亦不安也。繁鳥二句，言紂之肆情，妲己如繁鳥之詩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矣。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且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繁當作鶯，廣雅曰：鴉，鶯鳥也。負，婦古通用，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此問商始以婦人而與終以婦人而亡，何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惑亂之弟也。問象欲殺舜，變化作詐，其罪重大，而舜爲天子，不正其罪，反封象於有庠，後嗣子孫，得長爲諸侯，何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後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臣而乃得吉善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始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姪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問生空系，得水濱，神奇之甚，乃惡而媵婦，何也。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刺何也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名而囚之，均臺真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口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逃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

地名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
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即重泉
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本不勝心
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問伊尹以水濱之小
子遂能挑湯
亡夏何也

會鼉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箋會合也蒼鳥鷹
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
侯不期而踐此期者何為乎將士
勇猛如鷹鳥群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
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
王至紂死所射之二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

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咨嗟者周公雖佐發元命非其本心以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何天子之位施用成全也。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辟罪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猶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荆人俾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死遂遇

善問昭之南遊本利白雉而迎之而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梅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騂騄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爲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銜行且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號於市者即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妾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楮而告之龍止而衆臣憤

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流於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
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靡弧箕服
寔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貨是器於市者以
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
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
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為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
以為后遂為申侯犬戎所殺也事見國語問妖夫
何為而號於市幽王
何為而得褒姒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戕

反側言無常元命苞刀嘗為罰賞之對也佑佐助
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
兵見殺無異事見史記言天命修佑之而牛耳中
原修罰之而虫流出戶其反側
如何也此痛楚之將亡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威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服事也。問孰使紂，情輔弼不用忠直而專用讒諂之人乎。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比干，紂諸父，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問紂何惡比干之逆而殺之，何喜雷開之順而封之乎。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友術，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道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佯狂而為奴。此異方也。問湯以咸有一德之聖人，而子孫如此何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郁

元大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笑爾雅曰稷也與
鶯同煥煖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郃氏女曰姜
嫫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
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嫫生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
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詩曰不康禋
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
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王註云姜嫫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
鳥以翼覆荐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
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問既維元子帝嚳
何不篤厚而乃棄之既棄而投之冰上鳥何爲而
煥之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弓弓持滿也按史記文王脫姜里之囚紂賜之
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書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

崇侯虎譖西伯諸侯誓之將不利帝其震驚切激也實甚問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過紂何為紂不急除之乃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礙幽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各

伯西伯昌周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持鞭策作牧書舜典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傳九州牧監周禮天官太宰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註州長也秉鞭喻持政為雍州牧徹去也毀也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去岐周之社以為大社而有殷之天下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問文王方秉鞭作牧三分有二扶殷之衰武王乃去岐社而受天命以有殷國何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

詩乃積乃倉之篇藏蓋藏也惑婦謂妲己問太王始與百姓徙其蓋藏來就岐下當奔走窮困

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惑一婦人、
何所可讖、而爲武王興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孰
謂西伯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
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
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昌、文王、后、亦謂文王、呂望
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
上屠屠豕、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
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爲而

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宗廟，
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
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爲之。書序云：
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殷紂，
何所惰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會戰，果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爲後母所譖，縊於新城。國語：雉
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槍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
經，林木震竇，是申生雉經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
感天抑地者，能感動天地。如左傳：狐突遇太子，又
因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雉經林中，維何故乎？
申生之死而有靈如此，而又誰畏懼乎？此痛已之
死而無益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敢爲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任其爲惡而使他姓代之乎總收上夏商周相代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九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官天下之官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反復之九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已之不能爲伊尹也

勲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勲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未夷未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未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亾放在外乃使專諸

天問
三

刺王僚代爲吳王以伍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是能
其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事見史記闔廬以少
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
痛楚君之不能爲闔廬也懷王見執於秦是散也
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森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
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
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
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
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瘡
已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
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乎蠶蛾之

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成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猶言警於是女也。故曰警女。萃，止也。北至，以雷首在北也。按譙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辨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廣博物志：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類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甄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為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已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天問

兄請秦伯噬犬齧犬弟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蓋謂車也、王以爲金誤矣、言兄有犬而弟欲之、何也、弟以百兩之車易之而不聽、又奪其祿、使奔他國、何也、此痛已之不肯達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呵壁問時之景也、按三閭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問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已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伏匿穴處，即既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也。作師，猶與師，荆楚勲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問已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悞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欣

悞過改更，猶言異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旦改悔，則楚國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余，而况楚之今日，能當秦之強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強非吳可比，不能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秦人伐州來，爲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爲吳闔廬九年，闔廬即公子光也。周元王三年，越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邲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
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環
穿旋轉開鑿也內而閭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
所不穿故曰自閭社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開鑿夫
閭社邱陵而復出子文其人者以興楚乎見楚之
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
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羆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羆立二
十年其弟熊惲弑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
楚人以不成君與無謚號者皆謂之敖前之若敖
霄敖已不可攻若見於春秋者如麋被弑稱邲敖
以無謚號子干被弑稱訾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
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謚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

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師夫何長者、彌楚之享國日蹙、必滅於秦、此告以不長者、痛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懷王入秦、赧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而國將亡矣、國忘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得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事之有無理之是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真昧昧哉、讒佞高張、忠賢菹醢、天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已心印懷襄、

問后妃之貞邪、讀者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
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
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注漢間也、至九段節節
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溷沌之先大地初開之時也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夫何所咨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
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鳩

龜曳銜鮓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鮓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竄
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鮓何所
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隆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鮓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
其修孰多南北順隳其行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故

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
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靡滂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
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
止白蜺嬰茀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
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滂號起雨何
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

舟陵行何以遷之鯨魚何所旣堆焉處羿焉踰日焉
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竒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
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膺
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鬲飽
故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故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
歟獨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
芻蕘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
禹之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毒母而死分竟地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虐救夫牛羊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
親以逢殆湯當作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
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亟焉阻窮

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恒秉季德焉得
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
惡之媵有莘之婦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
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人之

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彼王紂之躬孰
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
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
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遷藏就
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
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激切何逢長之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
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會鼉爭盟何
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銜何號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
讒天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蠡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

能爲闔廬也

彭鏗對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已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已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已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矩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六誰畏懼

此痛已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已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悞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以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閤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于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

第九段